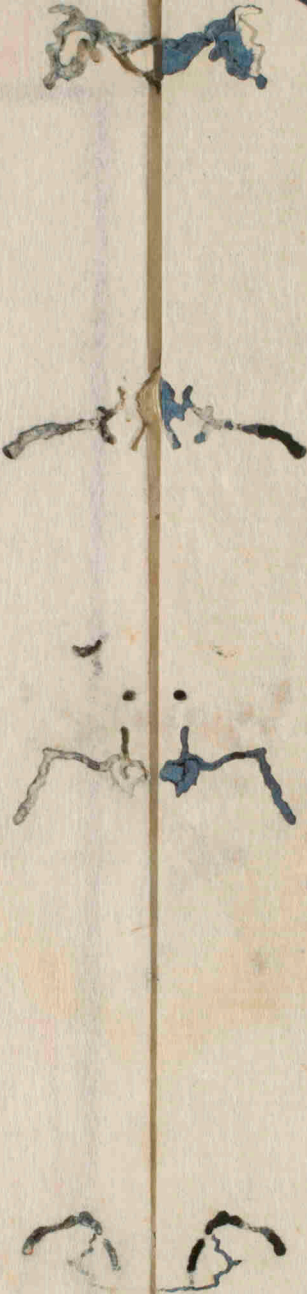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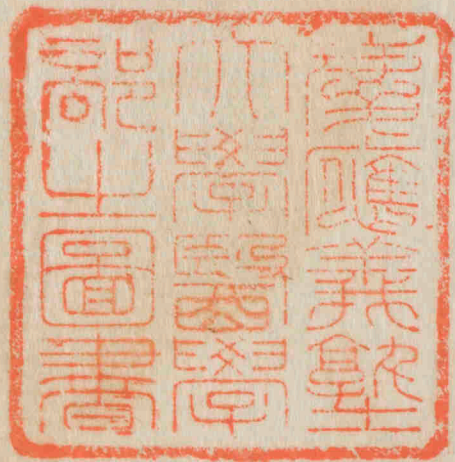


✕  
k 34



F  
力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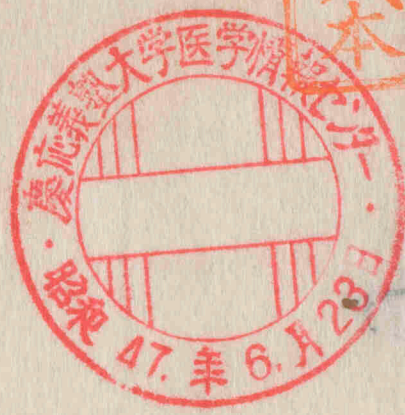


嘉應義塾

49028  
K

No. 2500  
12 K 34

富士川家藏本



富士川文庫  
333



郭玉傳

富士川家藏本

郭王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洛水，因號  
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効，乃著針經，診  
脈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忍反。

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王少師事高，學  
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帝  
奇之，仍試令嬖臣美丰腕者與女子雜處，惟中使王各診一手。  
問所疾苦，王曰：右陰左陽，脈有男女狀，異人臣疑其故。帝歎  
息稱善。王仁愛不矜，雖貧賤，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特  
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呂王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腐肉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

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乘神存於心。子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

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

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

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且猶不盡。有於病。或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及。

沛國譙人也。名專。○音專。

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

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

瘳不過數種。○瘳音才計反。

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截七八丸。若疾在結於內。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覺。因刻破

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瀉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

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

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

如神。琅琅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裡。上有

瘡。癢而不痛。創在數十日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使

搜神記元上

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  
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  
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即安臥不知人  
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二寸停  
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鈇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  
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无  
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  
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濕  
布拭身體舒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鈇  
刀次脉五色血盡視赤脉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  
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也謂寒熱注病者

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沃灌云當滿百始  
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  
乃蒸出器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  
洽出着粉汗粉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  
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割腹養藥也佗便飲藥令卧破腹視  
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傳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劉放  
曰注且以寒水案文且當作且。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曰語之曰向來道隅有青餅人蒸  
甚酸。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者粗大謂之蘋小者為萍李春  
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茹  
蒸也。劉放曰注蘋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

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  
 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  
 翁也及客進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又有一郡守篤病  
 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資而不加功无何棄去又留書  
 罵之大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  
 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救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  
 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大守陳登忽患胃下煩滿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  
 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其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  
 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昇當死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

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隨  
 予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  
 言曰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  
 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  
 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  
 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  
 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佗別傳曰有人病脚蹙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衣點背數十處  
 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  
 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

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遣使特能厭事  
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

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或請曰使方術實工人命  
所繫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使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  
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使亦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  
苦歎晝夜不寐使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  
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  
後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怒而與  
之乃故往譙更從使求通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  
无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使學普依準使療多所全  
液○劉歆曰普依準使療按文不全須有一病字

使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操則谷氣得銷血  
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  
之事能經鵠顧○熊經若能之攀枝自懸也鵠顧身不動而迴  
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卷形之人也  
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  
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使別傳曰吳普從使學微得  
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  
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  
无損

亦以除疾兼利躡足以當導引體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  
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

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針之不可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麩散○佗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二以為佳語阿二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恠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无麩字相傳音女席反然今人无識此者甚可恨惜 劉放曰注本字書按文多一木字

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與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

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不經而亦有不可証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与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  
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  
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  
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掘固不瀉還精補腦也

常屈頸鵠息○鵠音居奴及毛詩曰有集唯鵠毛長注曰鵠雉也山海經曰女兒之山多白鵠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亦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

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水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  
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麀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米華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  
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去入華山去後五  
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  
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丁卯季冬初九于碧雲閣下謄寫并校

頤齋記

吉齋漫錄

二卷

蘇原山人馮頤吳廷翰著

五行之說見於書之甘誓而詳於洪範乃五物既有之後人  
其為政以其當行故序而名之身後人見洪範到共五事之  
先不得其說遂以為天行而猶述於禮運蓋漢儒之附  
會非聖人之言也亦猶言七政而述以日月五星當之而不  
辨在璇璣玉衡蓋察天時以為政身後人行之與政其  
義如此而必援之以夫其誤一也若天極兩儀之後必待五  
行乃成四時而生人物而極惟妙理則聖人作易何不  
取象於五而遂自四而八乎若以四象當之則缺其一  
以卦當之則餘其三大極圖則沒本以為易而兩儀  
之後輒入五行而不言四象何也

五行之說人君行故之名而誤以為天之運也甘誓謂侮成  
五行洪範謂汨陳其五行若以金木水火土為言則何為  
而成侮何為而汨陳之乎漢儒一誤致使陰陽五行家  
份之其說不足為辨祗大極一圖出於火儒而承接此後  
人必謂不信之也太陽為火少陽為木少陰為金太  
陰為水其理如何何蓋燃以取火不按不字難解太陽之然水  
漬之而後生是陽也極盛使陽盛如天則水不能流  
矣故曰女陽雖以取水金木陰也然火銜之而始精是陰  
非極盛故曰少陰使陰盛如水則火不能秋矣火炎上  
而光明其精為日故曰大陽外影而言其體木陰者以  
地之陽猶從陰化也亦潤下而凝靜其精為故曰太

陰內影而言其體木陽者以天之陰猶從陽化之若論  
其始生必火為先此物之木功之金次之蓋火初有氣而始  
形水初有形而為質木有質而方實金有質實而既  
堅而天一生水等說猶難為據也若夫木之為春火  
之為夏人金之為秋水之為冬則各以陰陽之氣初生  
極盛言之氣皆自少而大以為次序而非有取於木火金  
水之合而始為四時也蓋四時之行乃四象也蓋四時之行乃  
四象所為而四物者亦為四象所化名配以類而已至於  
相生相對之說多有未究謂水生木之生火是也若  
火之生二煖燥之未誠亦有之然水之渴木之腐  
謂不能由土乎土之生金水為土之白木為土之老謂不

始生水與木乎謂水克火之克金是也金之克木以其形偶於火之所克也并據其形謂不能克木乎土之克水以其形防於火之煎雖謂不能克水乎謂木之克土乎金之生於土為羣合木生於土而克土火生於木而乃不謂不能生水乎要知此等議論乃後世口耳下地理家竊取其近似者以信其術若參同契之附會於易者然謂其一無所合也固不可謂其一以合以為是造化之達理也豈知造化者哉

陰陽始生即有天地即是地與天並故乃水火而土與反居金之木後乎天一也水地二也火土三也木地四也

生金天也生水火金木既生而始有土乎若曰水火

氣他天所附蓋金木有質之物无正條何所著乎若謂

上者之土之為最先水火次之金木其最後乎水火金木

只可以四象論而不當以土足之為五行也土生之序與

行之即不同水陽初生而圖以為陽得金陰數之極

而圖以為陰得其為說蓋有推之而不能通者矣

正蒙本曰由直一肢解五行起殊有精義不難習見其曰水

之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碍而制焉則火有

土之克水之說非矣其曰木金者土之羣實也其性有

水火之雜木為物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蓋物之清羣

於水火之文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輝得水之精

既

於土之謂也。水之相待而相害，鏘之及流而不乾，蓋  
河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  
生土之說，非矣。何也？蓋既曰升降，升降土不得，則孰  
得而使之乎？說曰：木金為土之事，華實豈非有土而後  
有金木乎？既曰得水之精，於土之屬，得火之精，於土之  
燥，豈非水火也？出於土平之土，既是地，不天同生，所以  
造化水火金木者之而豈四物之類乎？後不泥於天也。  
之說，不得其理，則謂土氣四行，隨在寄旺，豈有生息  
四者之後，而又結并件四有之金乎？張子以論土是以  
見造化生成之序，而執後也。再行之意，他欲細心以  
解耳。  
此處原亦

秋水詩鈔

卷

清和安程 塾 執 執 由辰著

萬年松 生石骨間根無上復受日毒稿而不死雨  
即青湯澆亦活

石嘴峰大壑似柏非松浪得萬年名原來棄擲枯  
同草一盤湯澆頃刻生

石花茶 色青碧如蘇貼石上刮以代茶性極涼  
翠羽鏤成貼骨平刮將片舞衣輕青山似解相如  
渴伺我間來就小烹

石螭蟹 生石縫間似蚕豆微長較鑄錢略小  
雙螯八足解趨奔奚止蠶蟬十代孫蘇裂綴開

無覓處山光潭影暮潮痕

銀線草。独茎四葉。葉一葉一葉縷如線。日落香

遂收

四葉平銀。分四向。葉頭一葉便為花。正看縷。團成線。心訝香銷。落日斜。

七星草。生陰崖下。微馨。葉背七點如金。分兩行。高起疑即草之花也。

陰崖險罅。荷成生。葉金星七點。橫便欲移根。無活術。留香。然氣幾差。

老鶴草。花開六瓣。似荷而小。心黃色。紫無香。

老鶴何年化為草。花間色奪紫羅袍。縱然寫鶴

能相憶。奈爾忘形沒古蒿。

暮村

海潮回。鹵港壓氣亂。棒烟。鷓鴣。啄池邊井。海鷓鴣身白羽黑性嗜鹽

池鹵井。開午。歸山下田。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錢唐田藝衡子藝云撰

昔杜暹聚書萬卷題其後云請俸字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勸及借人為不孝

趙子昂詩嘈噴琵琶媚遠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陸機文賦務嘈噴而效治注埤蒼曰嘈日呻聲貌呻与噴及嘯同才曷切今本呻誤作嘯同策賦務嘈而效治長笛賦嗽咋嘖嘖慈沒切蓋浮艷声也又江淹度西塞山望江上諸山詩溪溪夕澗急嘈噴日辰鷓鳴

古人以酒澆于胸中石塊余欲以書澆胸中石塊石塊石也塊土璞也落不相合之貌蓋黃庭堅書曰每相聚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胸中又不用古今澆灌之則

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日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減哉  
是言也

天藻者神仙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為奇  
史衛世家紂淫于酒之失婦人是用微子世家紂沈湎  
于酒婦人是用又宋君偃淫于酒婦人齊康公淫于酒婦  
人扁鵲傳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大倉公淳于意傳  
中尉滿滿如病得之酒且內二者相連

月令舩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酒史記吳兒善酒  
三淳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入又西京賦水人弄院注  
小人俚兒然禁固弄院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影影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  
戲皆以社名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耍雲社詳見武林舊  
事影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

莊子攻其嗜膏通膏不寐抱朴子蠶與攻君臥不獲  
安是可得枕席四盡也又市井民多生自與名曰壁鞍  
可謂五蠹加以以妖童艷女共成七蠹也

後漢書董仲舒者為儒自宋文子立祖子以擬聖率  
诬以朋象即今講法道學之士也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煖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溫煖

二字唐詩常同

今花始開曰試花張司業新柳行植之三年餘今夏  
初試花今桃始華亦諺如試

地以海為財，故水鹹。人以財為海，故溺鹹。  
紫虛即紫薇之庭。晉左太冲白髮賦：紫庭見麀  
王融雜休報范通直詩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聚，則而取火。陽燧，金也。取金，猛无緣  
者。日高三四丈，持以血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  
亦不用，必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  
下一點，透明，依焦烟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  
可以取火也。

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月十六日遊小洞天，偶見甘露  
降于品高松新葉上，摘而飲之，信如凝脂，甘飴生乎塵穢。  
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澤聞天酒，何當此降祥。夕餐

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絳珠生彩霞，衣玉有香，不須仙掌  
上端勝飲瓊漿。後二十日，予諸友復遊品高，忽遇甘露  
從空而降，天無片雲，平時也。將子久大駭異之，作詩贈余  
曰：忽看海上丹丘苑，獨洒山中翰墨房。樹上冰珠如弄彩，  
紛紛云葉盡凝香。祇宜同客多甘飲，絕勝金莖屑玉嘗。  
况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預呈祥。吾溪涵隱嘗載  
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述華陰道人之言曰：譬如人  
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滯併于  
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榮，此妄言  
也。無知儉子，復信其言，何故哉。今甘露降于空中，視以  
十日，指以十指，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况竹木初未嘗枯

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以入漿並能辟邪余嘗見之數年前吾鄉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自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黑漆東夷漆齒西夷戰國策黑齒雕題大吳之國也後漢書東海中有黑齒國使驛所傳極于此矣又吳郡賦儋耳黑齒之酋通曰西蕃以草染筆染白作黑不知何美也

審畫溪在湖州長興西八里審畫家者畫家雜彩色

有

世卷旱也所以取魚亦鳥維蜀郡賦卷翡翠今名潞絲繒又在合韻說文空也個從上掩之也鄭嵎津陽門詩象鉢塵疑卷風被畫簷虫網玻璃碑張泌詩卷岸春濤打船尾足以互卷卷字之義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方橫土可以穴居以其不崩也立土不可種禾江南又有斜土或近山海之故亦不可種水不滲也

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徑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術亦此義非機功技藝之術

孔子家語曰望土人可剛弱土之人羣墟土之人大河土之人細息土人美地土之人醜呂氏春秋云輕水所多雉子嬰

之

人重水所多種子聲人甘水所多好子美人辛水所生  
子聲人苦水所多疋与偃人任子云木氣人勇金氣人剛  
火氣人強而燥土人氣智而寬水氣人多而賊草木子云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  
偃石氣多力儉阻氣多之燠暑氣多之殘雲氣多壽谷  
氣多痺氣多疋行氣多毒丘氣多人貧又周書  
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水中黃刺魚亦名黃牙魚能變黃二鳥余親見一箇已至  
前一半而尾尚未咬者

布穀自能言巢而不巧名曰拙鳩俗言拙穀  
素問王冰注雷乃奮聲之下有為藥采芍藥香草制食之

毒者莫良于芍藥故独得藥之名所謂芍藥之相見而  
後御之草謂之藥之不同况今芍藥四月始采故知  
其偽也

王冰注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牡丹花也一名百兩金  
一名鼠姑廣雅謂之木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此時雖  
當摩古人不重始紀于晉尚盛稱于唐亦偽也

蟻烟穴土中好夜出又好入室偷燈火以逐穴俗謂之替鬼  
役也

陞州自有種名臭蟲者人遂以州非臭蟲殊不知此  
物亦臭說文本草皆為臭蟲也

王冰王瓜生作赤箭生即此也蓋以其色赤故耳所謂赤箭

葉名况月令是月聚畜百藥是也  
五日曰麥秋至王冰作小暑至夫小暑乃六月一節安得又  
入候中或即白露降本一候也復為白露八月節之福歟  
賜俗曰逐瘟因其惡言故逐瘟氣追人魂也亦作逐瘟  
則感陰氣而鳴是言起於曹植惡鳥論以伯勞為月  
伯勞所代  
反舌俗名泥白舌歐陽永叔詩石舌子莫道泥滑之空  
為正好然雨未是以百舌即泥滑之故今亦名泥百舌也  
初五日鹿角解家余所畜馴鹿歲駢之時日不寒及  
出時數夜即長以益水也之新出角少不端正則又竹觸  
落而復換是尤異也

蟬蛻藥名也一名新蟬

寒蟬多為水中黑殼虫所化俗名蝦蟇魚虫

次五日曰玄鳥歸春分為燕至者今則自南而北矣說者皆  
以燕為北方之鳥也殊不知其來也言至而未嘗言南其  
去也言歸而未嘗言北非若雁之明言北者故今江南  
山谷中土人掘石穴往往見蟄燕成窟蓋畏寒而服  
藏燕在耳或曰燕執于水底非皆歸北也豈所謂胡  
燕歸北越燕歸南漢燕留漢也與  
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  
眠曰骨體雖短伎藝能長則又當為骨體矣夫體  
乃骨體字心亂也豈方言然與

忙心从亡忘亦从心从亡但有傍正之不同耳意者人心健忘則忙矣列子宋有病忘者家語有大忘者孔子謂顏淵曰吾與汝忘是皆心安而善忘者若有心而偏則甚忙矣

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命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別號之興寔自桀里兆于春秋甚周末文勝之弊也薛宣傳執憲轂下謂在輦轂之下也將軍有推轂之義亦可稱曰轂下矣

何遜詩郊郭勤墾頃形體憇一蘇二頃用蘇季子負

郭田事一蘇孫思邀屠蘇事屠他鬼氣蘇醒金

西都賦排玉戶而賜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舞賦鋪首炳

以焜煌注門扇鎖也

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成一作屈膝盧昭邦詩娉

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說者以

為即鋪者非也蓋既玄屈膝又言銅鋪則必一物

明矣今習今之糊牒扇較也可以屈申摺疊故

可用之屏風也

鵬進船具縱曰櫓今之三櫓船亦名三尾錄十字即

猶所以所船

美人彈絲以傷其指為甲副之名曰替拈

今小兒用響板草嚙于舌端吹之或用竹葉古謂之  
嘯葉蓋銜葉而嘯其聲清亮或言橘柚尤善又  
有以蚌殼兩片夾竹葉而嘯之

中章程山人王固能為蠲虎子戲擊鼓出筒數十  
行分為二隊亦各陳令戰

目上為名目下為清見爾雅又詩清揚婉兮目上曰清  
目下曰揚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揚本  
作眸眉間曰眸目美也或作賜注疏揚者眉上之  
美名因名眉目曰揚詩美且揚兮又曰揚且之  
哲注眉上廣也抑若揚兮疏云揚是顰之別名必毛  
揚起故名曰眉為揚雄揚眉曰揚衡諺言稱眉

有

稱即揚也

飛雲丹即今水銀燒粉也云是蕭明史作與王升王今名  
玉華花粉者最佳古人傳面用米粉故字以米或安  
之為仁粉後乃燒鉛為粉云是紉始

備花娘者以香針刺出入大家因防以教導閨女

杭州婦女尚圓額亦有花夫者額中髮際垂下自  
成去文有效翠而強隆者

翡翠盛于嶺南今本山亦產此鳥可用為飾名曰土翠亦  
曰硬翠不如交廣翠軟

縹緲曰絮不縹曰綿故絮曰蔽絮即繭黃也今謂之  
敗絮又曰絮胎

以

禪物也。製衣也。漢司馬相如着犢鼻禪。晉阮咸晒犢  
鼻禪。以三尺布為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或兩  
尖。襠交轉。即今之牛頭子禪。一名柏子。  
魏書宋各謂魏為索虜。謂以索辮髮也。今小兒亦以  
色絲辮髮。而後垂之。則此信為胡元之舊習也。  
今鍍金香球。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閏候輕重。適均  
圓轉。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而篆  
烟四出。真佳房之雅器也。西京雜記。長安巧手。以漆仿以  
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為機環轉。其運四周。即此。  
金膏。穆天子傳云。不汝黃。金之膏。東晉曰。金膏。可  
以續骨。今有名續骨銅者。疑即此種。

黃。中央土之貴重者。故衣有五色。惟黃裳。則帝王服之。玉  
有五色。惟黃珠。則祭天用之。銀有五色。惟黃銀。則道家  
用之。取其消陰陽之正氣。天地之中色也。  
海中有翠荷葉盤。乃天生綠石。魚在水如荷葉。翠華色。  
可愛。出陸日久。則漸淡。而粘。惟以水養之。而以珠樹珊瑚  
樹植之。其中尤可寶。

空

莫。之。四。維。謂之折。壁。其。項。謂之中焦。

苦酒。醱酒也。初造之酒。一名苦酒。又名醱酒。

名苦酒

灰酒。或用茅柴。或灰。或用石灰。今杭州多灰酒。而京師

人造酒亦用灰觸鼻創口蜚口善飲者甚病之

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今平常醞法亦用諸品藥材

惟用烏頭者飲之頭痛耳金華酒用砒霜尤當戒也

旋復酒即夏菊花生野中田子取其能明日去疾名

曰全復春

茅柴言如茅柴火焰易過也口屠蘇一作醉酥孫思

邈卷名

諺曰塩筋醋刀王震云君子喜食酸小人喜食塩方書

云心病禁鹹脾病禁酸

今之醬則豆醬也用黃豆和小麥麩拌勻舂黃名曰醬

黃又用塩和水成鹵而下之晒熟成醬以供烹調其

辰

命

汁曰醬油又蚕豆亦可造醬磨碎者曰細醬亦曰拍醬

石花菜一名瓊枝見瓊州文島野志即越中角類

傳檀女病甚請救療墨霍曰人之死生自有定期聖

人亦不能轉禍為福墨霍安能延安耶正可知早晚耳

元僧騰巴曰佛法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

無如之何正所謂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也惑

世愚民可笑可笑

布袋和尚者號長汀子在奉化縣岳林寺嘗儲腹

以枳苲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便

臥天將雨即着湿草履驟行途中遇元賜即曳

高崖木屐墮膝而睡梁貞明三年于寺中東廊石

斗端坐而逝

蘇合香油樹生膏可為藥安南則出吳少微詩北林朝日  
明光錦南國微風蘇合香今藥中蘇合丸也

甘露草出撒馬兒罕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  
上味如蜜可熬為飴夾呼為連即古宿蓋甘露也即

漢劇宿國白藜荷即甘露解中虫毒子厚種之柳州  
嘉靖十四年八月巡按御史林潤等批沒嚴嵩高西家產

略載其大綱云洪武宣德古剌水能胆空青薔薇雨露  
共十三罐盒

元本作元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二畫並  
其首八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

西域有黑獅子捧獅子其糞名蘇合香

復通犀者尤為至宝通大犀地里而花白復通則通  
天白花中復又有黑花故名此希世之珍也

烏聲宜習医雁声宜習卜筮

吾鄉一小民家畜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粟同胞破  
之可千葉入藥可治毒瘡

吹沙魚海濱人呼曰新婦臂以為珍品蟻生于海濱又  
名老母牙

馬鐙狗長四五寸可藏之馬鐙中者

鳥之名白頭翁者二種其一綠衣素襟而頂毛圓白如小  
錢者愛往來于花樹間其一純黑衣紅足朱喙惟青

畫白、鴉、泉、時、群、至、

柘蚕食柘葉而生者有紅蚕者三九二十七而熟者  
又應西橫州有白柘蚕柘葉始生有虫食其葉如蚕  
赤黑色四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弦

白前葉俗以酒漬服名名藍又名嗽葉

石榴一種白皮曰白石榴黃花者曰黃石榴藍花者曰  
青石榴古人所不載者

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樹高丈餘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又  
一種豆頗圓小半段紅半段黑者本草通串竅治心

腹氣令人香止執心子赤黑間者位豈所謂單思子  
邪蓋杭有少年子弟一伎交好及別後少年以相

思子依條紗囊寄之以表相思之意因思相成疾至

葉不効鄰家老翁訪之自言其故翁因大笑解之曰

吾聞所謂相思者必兩人心彼此注念山川隔阻竟

斷神勞然後謂之相思今子之故人朝東暮西又抱

瑟我過別船矣爾獨癡心追憶此則謂之單思

病耳實非相思也不幾于杜捐軀命乎少年聞之

喟然長嘆報頰流汗不覺釋然遂推枕而起因起

之并傳一笑又相思合糖米炭屑貯龍腦香不耗

綽米夏生于池沼葉類莎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

云令人思睡呼為膠菜

品藻苔一名品苔以落形如品也出南園至心

秋坪新語

十二卷

天漢浮槎散人編

乾隆庚寅秋八月予赴鄉舉寓都門之觀音寺徘徊中夜未寢忽窓紙映紅共驚為日祿所照亟出視見西北大有无如大橫蔽數十丈火中白光無數森如劍戟上射直透層霄其下黑氣迷漫類突中烟濃郁堆積久之不滅衆皆駭詫將同見者豫齋從兄肖夫章齋兩弟萃亭從姪也

秦州深山中農人往得龍角長丈餘圓四圍一岐而中空重於石工人截之擇堅整者作朝珠并小器物其色不一有白如象牙紅如紫褐青如沈水香其文理皆如魚鱗寶光陸離土人重之家杏翁常得一龍牙如椀重斤許質極堅脆而氣腥不任造作惟堪入藥耳據土人云凡七八月

間白晝悔冥大雷電而無雨即龍脫骨時也但善藏不易知其處

杏翁嘗言其奴子丑兒虎兒年八九歲時赴東郊二台子地方挑野菜忽有小旋風來中坐一童子隨風旋轉而行二兒喜不知為怪也逼近以脚踢之其童子御風旋轉去頃刻數里及歸二兒足皆腫數月後跛矣至今蓬蓬行並成瘡疾云云

中州產天花磨大者形如杵重十餘觔山右產雲磨磨大者形如兩傘重二十餘觔深林巨壑間雨露之所涵濡雲霧之所蕩瀟其味淳厚其氣馨香士人得之以為至寶然友已已春盡二日退朝借桂月池先生藏中後于轎中

亭林文集

六卷 清吳顧寧人著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掩亂滌汚法古川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為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知近時拾濡之語而亦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誰上矣

年楊雪臣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傳青主挽之診脈云尚可得子觀令置妾遂于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為君子也乎愚无以應也

規友人納妾書

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遍唐人性豪邁不群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佚之餘猶數十佚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癸武十一歲卽授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竅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云鈔書自序

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剞未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答曾庭問書 書肆青藜閣須伊本

才調集補註 十卷

虞山默菴 鈍吟二馮評閱  
長洲宋邦 綏况梅補註

古吳殷之勳于上註

白居易題合私家木蘭花 膩如玉指塗朱粉光似金刀翦

紫霞從此條時春夢裡應添一樹女郎花○木蘭詩云同

行二十年不知木蘭是女郎故以木蘭為女郎花妝樓記

詩木蘭開遍女郎花

薛能蜀黃葵 嬌黃初綻欲題詩畫日含毫有所思記

得玉人春病較道家裝束厭覆時○默菴云較猶可也妾

人不知改作後

韋莊灞陵道中 春橋南望水溶溶一桁晴山倒碧峯○折

衣架度信對燭膩燈前折衣疑不亮按水溶溶不與波

也故碧峯倒影如一衣桁然

張泌春江雨 子規叫斷獨未眠罨岸春濤打船尾○丁靜山

山罨說文水中魚罨罨岸謂春濤之布滿於岸如魚網罨岸也

施肩吾咏子 喚人急拍臨前檻摘杏高擅近曲池

元植離思 紅羅著壓逐時新吉了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

材地弱些○紕纒最宜人○默菴云吉了能言鳥名黃

秦韞玉咏手人 金盃有喜輕○點銀鴨无香旋○添○默

菴云果人詩云酒中挑喜子意是酒面浮溢也此云金盃

有喜應同此意今玉臺新詠挑喜子誤作喜挑子愈不

不可解矣

宮商周頌善本

五總志

一卷 宋吳炯撰

鮑通介載少所收借林公述齋藏本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為潦倒宋武帝岸止行事以美穆之為節度此醜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

老杜詩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唐人食筍云

稚子脫錦袍則稚子為筍明矣惠洪初不知此於冷齋

夜話引贊寧雜記謂竹根有罅大如豕其色類竹名曰竹

豚亦名稚子殊彙人言也便以為証陋哉閩中多此物予在永

福屢得食之土人所貴重但名曰竹豚謂性嗜竹不與竹色

相類故當以唐為證

柳子厚云盛時一失貴與賤桃笙葵扇安可常桃竹出巴渝

間六朝人謂簞為笙唐韻訓詁葦簞也方言謂簞為之笙其

粗者為籊籊則笙為簞明矣

鑒誡錄

十卷 蜀何光遠輝夫撰

王蜀廣德杜先生史學海十澗詞林萬葉凡所著述上樂天

齊肩僖宗朝與華山鄭徵君史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

挂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九命不從可謂高

尚隱逸之士也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

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

神七殺獨董參謀失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即有此焉昔

王亮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袁祖記之乃是

是東壁所謂人  
醒也

日

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為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  
濕刃之不入擊之或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  
之酒食許以申冤當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也此非吉瑞  
之兆實為窮逐之徵公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  
堂基後有按城符主奉奉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侯鯖錄

聊復翁趙德麟著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為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  
鳳其法後純至緩始更為機環轉運四周燼爐体常平可  
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為今謂之衾毡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  
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

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背為銀海是使此不坡笑之是  
謂華致遠曰字荆公者豈有此博學者哉

桃實經冬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為木奴裏  
東坡題黃魚直草書爾雅後云喜直以真意心出遊戲法以

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真落人錄細碎書亦三五也  
藥方中一天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為一兩

耳吳末洲柑成歲得絹數千匹據此非橘明矣又按諺曰木  
奴干諸本衍樹字今從此戶錄無凶年蓋言果實可以市日勿五穀此即

木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出北戶錄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正有此說使餽字人  
初生產子信言首子亦使此顧字音俗謂以竹孤桶古使箱

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為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  
濕刃之不入擊之敲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  
之酒食許以申冤當有黑氣衝天不異曹娥之劍也此非吉瑞  
之兆實為窮逐之徵公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  
堂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侯鯖錄

聊復翁趙德麟著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為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  
鳳其法後純至緩始更為機環轉運四周燼爐体常平可  
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為今謂之衾也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  
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

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背為銀海是使此名坡笑之退  
謂葉致遠曰字荆公者豈有此博學者哉

桃實經冬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為木奴裏

陽記李衡蜜遺十人於武陵北戶錄新作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

臨死勅其兒曰汝毋惡吾治家定窮困北戶錄如是吾洲有

千頭木奴不責芸窗汝衣食歲上絹芸窗一匹亦足用

耳吳末洲柑成歲得絹數千匹據此非橘明矣又按諺曰木

奴千諸本衍樹字無凶年今從此戶錄蓋言果實可以市日勿五穀此即

木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出北戶錄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正有此說使饌字人

初生產子信言首子亦使此韻字音俗謂以竹孤桶古使籟

孰

字音酒杓也案集韻杓攻乎如音孤以笈束物也久無酒杓之義  
諸本杓杓下註音生寫本又作音主蓋酒杓上當有脫字也

酒所以治病藥非酒不散

脫者可也爾也謂不定之詞漢晉人多言脫如何亦或也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梅花大開月色鮮露先生

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

和悅何如呂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如子

能詩邪此真詩家語耳

不讀

以來丈夫借人之書不錄不還便為已有又欲使人之無本領

州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有題記是謂借諸人之書不還者

每燈本多金不欲言未嘗不歸戒兒曹也

晉人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曾問東坡曰古人以將為初是

初無同豈復有異耶後以此旨觀古人用初字意此通於此義

松窗百說一卷 東嘉李可李撰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室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於外以

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

皆認以為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藏海詩話 一卷 宋吳可撰

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為主輔

之以華震則中必皆甜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故也又子由敘陶

詩外枯中膏質而實綺灑而實腴是敘意在內也  
新燒炆火案炆字謂之燂火見蘇武傳燒湯謂之燂湯見

內則竈中燒火謂之煬竈見戰國策曉天赤如霞者謂之陰  
冷見爾雅按爾雅无此蓋廣雅耳汗曰監汗浮漚曰覆甌見淮南子  
幼年耳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云云

葉集之云東坡詩於其不齊不整中時見妙處

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是以山谷別為一體

吳禮部詩話 一卷 吳師道正傳撰

予家淵明集十卷後有楊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

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時所刊按陳振孫伯

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悅題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

論甚當而有未盡云又陳氏書錄稱吳仁傑斗南有年

譜張德希者長有辨證云

近有題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熟之語從

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居士序近八九語云散落尊酒

消盛為人所愛尚猶以技其上者詞氣卑陋不類

坡作蓋可以證何之物

周伯弼編三體詩絕句以杜常華清宮一首為冠按唐

史及少述諸書以无杜常名字或者以為宋人杜常華清宮朝

元閣宋時不存已久自當為唐人詩无疑曉風以陳仁壽後

作曉乘為是下有西風字不應乘用也長楊止以樹言近有

僧圓至注作長楊宮在盤石野南相去遠他知其不爾

遂謂詩人寓言化調比也且以詩首句江南之云地也

已自對曉故或以蜀山之南釋之六句前次不切後兩句

雖形容空宮淒涼之景亦非奇也又用長楊字使人疑  
或以冠此飾殊未為奇

韻石齋筆談

二卷

延陵姜紹書二酉著

內府祕閣所藏書甚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也書  
皆倒摺四周外尚故雅遭虫鼠噬而未損但文淵閣制既  
庠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无暇留  
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祕書者曾未得窺東觀  
之藏矣予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楊文貞士奇有  
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宣德間所裒後漸散逸  
不能舊數矣

成祖敕儒臣纂脩永樂大典一部係胡廣王洪等編輯

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一百一十卷一萬一千  
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  
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卅六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敕  
書幸未焚敕閣臣徐文貞隨後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  
時供膳窈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年起  
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朝鮮國入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  
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  
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  
華集乃中朝敕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板鏤精整  
且墨紙瑩潔如玉海邦綉帙洵足稱奇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蓋其雌雄類如兔者  
遇竹木器則噬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沙鼠也宋祚將終  
此物頗多今屢見思亦佳兆迨國變後罕覩矣

七頌堂識小錄 一卷 穎川劉體仁公勇撰

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本一本出  
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  
快標籤文衡八分書

入蜀記 五卷 山陰陸游務觀

乾道五年六月九日託周尉 迎招醫鄭端誠為統緬脈  
皆病暑也

七月九日移舟賞心亭下奉伯和送藥

十二日衛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即知州周元特操 聞予病予醫  
郭師頭僕來視疾

十三日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師就坐間為予切脈且議所用藥

八月二日泛彭蠡口江自湖口分一支為南江蓋江西路也江  
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

十五日買熟藥於新市藥販中皆有煎者所須如薄荷  
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  
可嘉也

如此亦

二十九日招醫趙隨為吳照視脈

六日家人病創託何全招醫劉仲賓視脈

孫子算經

二卷

唐李淳風等奉敕注釋

度之所起於忽欲知其忽數此絲為忽十忽為一絲  
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釐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  
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十尺為一端四十尺為一  
匹六尺為一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三百步為一里

稱之所起於黍一黍為一粟十粟為一銖二十四銖  
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

量之所起於粟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撮十撮為一抄  
十抄為一勺十勺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  
斗為一斛十斛六千萬粟所以為斛者六粟為一圭  
十圭六十粟為一撮十撮六百粟為一抄十抄六千粟

為一勺十勺六万粟為一合十合六十万粟為一升十  
升六百萬粟為一斗一斗六千万粟為一斛十斛六億  
粟而斛六兆十斛六京粟而斛六陔粟十萬斛六秭  
粟而斛六壤粟千五斛六溝粟方一斛為一億斛  
六澗粟十億斛六正粟百億斛六載粟  
凡大數之法方曰億方曰億曰兆方曰京曰  
陔方曰陔曰秭方曰秭曰壤方曰溝方曰澗方  
澗曰正方曰正曰載

黃金方寸重一斤 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 玉方寸  
重一十二兩 銅方寸重七兩半 鉛方寸重九兩半  
鉄方寸重六兩 石方寸重三兩

荷覺察雜記

二卷

桐鄉朱翌新仲著

杜云自在嬌鶯恰二啼說詩以謂恰二鶯聲也廣韻云恰二用心啼爾非其聲也

世謂燕子春秋分即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謂鳥

衣因者是犬不然往入於深巖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

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即生羽飛去晉郝鑿為交州刺史

掘野鼠蟄燕食之終天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刀

名燕子口中未有無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社社吹將嵌孔

裡亦其據也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七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

太白進木為葉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章蜀登樓聽歌

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他句詩今不復有歌

詩者淫聲日盛閻卷根藝之淡肆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

大夫不以為非可怪也

杜詩送王砵砵音理罰反

使南海曰番禺親賢領等可運神功

探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盧宋二環盧也二公以清德

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盧府節度清白有四二

公預高寶貝休脂膏以言不貪而寶貨多也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采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之微之

三泉驛曰新葉麴塵花落地采天山石榴云千房万葉一眩

新嫩味殷紅鮮麴塵萬得之龍輝遙望麴塵新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

鰻鰻魚  
鰻魚  
鰻魚  
鰻魚

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楊子院是也皆財貨轉  
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舉不法蓋夢得  
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旆付雄才百越南贛統外臺以  
馬德帶御史大夫也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  
裝髻舞曹婆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為何等  
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  
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

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捨  
而上力不勝則稍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水  
人亦如此飽暖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天折者多矣  
使辛苦憂思拂亂心志能諱畏无意外事可以永年孫  
忠誠論養性以愛畏為本其言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  
順行者亦此事也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為烏中者為附子大者  
為天雄唐雅云附子一歲曰附子二歲曰烏頭三歲曰附  
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烏頭比附子加一歲矣  
不得為小也見廣雅則字注

數名卅音韻卅音數說立廿音入今直以為二十三十四十  
字不知音義不同

凡布物多曰布細曰布網布紙曰布紙合用請字楚世家



見

而得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棘者其核軟柿上者四葉有柿葉食者必稔其蒂故謂倒捻子或呼為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无核食之甜軟暖藏益肌肉古語捻為念今又訛念為捩大業拾遺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付西苑十二院種即此花也

額外人家嬰兒名暑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言有虫名暗夜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癩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陸豫章延陽野多女鳥元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與其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卷兒不露其衣言是鳥必墜于兒衣中今兒病亦謂之夜飛遊女由此歎之乃暗夜也

物云其勢亦曰橫易見牛曰牯見伊去馬曰駒見五代史雞曰教犬曰閹俗語

清虛雜著 三種 宋王鞏定國著

寇忠愍為執政尚少上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百須髮遂變於是辨相聞見近

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謂予曰嘗為衡陽宰一日邑吏云甘露降視松竹間光潔如珠因取一枚視削貢一人貢父曰速棄

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各壽賜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節錫之別康建

陳末獲所山及蔣山松栢林冬月常出木醴後至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錫甲申雜記江漢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丹而

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風中穴十數壯雖愈時復作又  
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  
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沈陽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  
土釜日浸升華水中候大豆芽取皮作湯使之隨午雜

四朝聞見錄

五卷

龍泉葉紹翁

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  
生失之支離鵠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  
密新加培養轉深沈陸復云留情傳注翻荆棘著意  
精微轉陸沈象山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  
沈卷二云云學可兒矣

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為陳氏所造本以寓  
父之機器畢以為祀學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其  
生以考亭於已无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  
說陳元方事之為一段之為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  
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為考  
亭之號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為元者乾  
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月為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  
未有稱仲晦者真文忠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叩公曰何以稱  
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  
高山仰止景行止注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  
高山則景不可以謂慕遂為公易曰希元云云  
寧皇每命尚匠止進一草或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匠家初

无的見以象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天受之父克明  
號名醫遇病難救証亦只下一藥曰此病本也本除而餘病  
去矣原註王克明事出  
此心先生為墓誌

文公履濫考印劉彌正儀之公持心甚嚴不爾一毫必正  
之念其于書拾六籍則諄于曲說不涉于其思其于道也  
不敢深索也必入乎出不敢泛亦也恐旧其徒讀書初費  
串百氏終也蔽以聖人之格言月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  
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錐鋒未哀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  
粹而主其數嗚呼醇矣予

韓偓曾以春日宴族人之西湖司土為倡名曰燕祥以錦繫  
其首累至數十人儻人以為土且韓售之以悅諸婢之

金鳳花如鳳蝶飛舞每種者具一毛翠開則五色成華  
月夜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始謂之  
兒女慈艷之者有櫛之儀于田家民名曰鳳蝶迨正坤  
種六宮避舊稱曰如女兒者今行在猶然

歸潛志

渾源劉新京著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耽更喜醫方子名匠張子和  
遊書傳其學自為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

李屏山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矣黃一編身如金迄卒色不  
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為

丈六金身矣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

齊吳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法復不宜步溫亦異如散文  
不宜用詩家法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  
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詩皆判然各異如蘇州之山惟失法  
且梗川難通云

澠水燕談

十卷

三集所輯

齊國士麟之聖塗

以下鮑通介叢書第二十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真宗曰醫之為  
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純厚動必由禮父諱岳溫叟  
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吳蓋溫叟見之亟令致  
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溫叟篤行為世所推

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予之餽書

城府論辨唱酬間以淡澁以是為士大夫所愛

唐杜暹家書跋尾皆自題詩以戒子孫曰請俸買  
來牛自校子孫禮之知聖教彌昂及借人為不孝京蘇  
維嶽家杜氏舊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暉好  
蓄書以率自校正以三十厨貯之以取杜詩一首二十字厨  
刻一字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子庶文孫牧  
皆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汝陽牡丹歲久出嘉則花間稍小園戶似疏黃簪其穴  
蟲死後盛大其園戶相如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枝皮  
中大必死蒼翠牡丹忌此魚耳

錢鏐之據錢唐也子跋鏐鏐愛之謗謂跋為癩

抱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信和尤見  
 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良心消流  
 積至滄溟水奉石崇成大華岑易尚工夫終久大支  
 離事業多浮沈知好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  
 悔者次韻多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傳技藝  
 杖過寒石又枉藍輿過遠岑舊學商量加遽密新知培  
 養轉浮沈只恐沒到天言而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揚城之西有周園園人種梅每歲以无花果醞醋供御案內  
 則无花果而實者名梅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  
 醞桃諸梅諸郎廿也又曰濫即乾捺也

丁晉公有圖書曰代鶴之齋時人種為鶴柳

那律文獻公曾孫宣慈柳溪江有西遊錄述芭攬城也皆  
 芭攬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又香而  
 花夏盛而實

林竹溪云偃背曲也俚腰曲

書之百篇作國猶有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律福行時書  
 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諸國學世无  
 人識方文湯東潤跋曰日本僧抄書朱文公言爾外  
 因書逸篇皆全其釋子盡心一解亦託外國日本以  
 備故今以奉之子行果為予言仍來中國見六經之本  
 不同既歸橫模其國中本遺高弟僧護行以送吳

越知舊中流失舟筏以喪其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巢菜有大巢小巢。即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穠時中東坡所賦之儵菜是也。吳中名曰浮搖草。一名野蚕。三人不知取食耳。故新詩曰此行忽似葦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天矯如龍。人謂梅龍。以意人取其實為米炊飯。香美。唐安出大考。

北行日錄 二卷 宋樓鑄撰

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車行四十五里。遇伏道望尚鵲墓。

前多生艾。功倍於他艾。

十五日至濟河。水偏出中多石子。俗傳可暖腹。

二十五日。天使高德亨傳宣撫問虞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各路所資。以紅綾為貼。有曰每服一

棒子。如南方之比。棒子也。錄其語如後。敕某卿會朝歲

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賜衛生之物。迎

致冲和。今差入內。待御直即虞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

往當祇受。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好否。遣書不多。

及二十五日。敕某。復名不書。姓副使。書姓名。

二十九日。西域夏人進禮物十二。牀馬二十匹。海東青七

細狗五。亦狼于庭。馬嘶狗吠。頗亂朝儀。

乾道六年二月。國主先起百官出就。簪花翦綵。為之推樂。枝甚異。或四或二。長二尺許。花為雜色。狀如錦。特翹起。

放翁家訓 一卷 陸游著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訪克。盡其矣。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中然亦人。一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必勿便。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

灤京雜詠 二卷 元吉水楊允孚和吉撰

海紅不似花。紅好木子何如。已攪良。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後。蘇孤香。海紅花。仁巴攪。仁巴果名。高麗人。以生菜裏飯食之。夫山產。蘇。

買得香梨。鈇不如。玻璃椀。裡凍。滑。蘇。書生。干。醉。思。南。土。一兩錢。前唱。鷓鴣。井水浸之。則味回。可食。

桂海虞衡志 吳郡范成大撰

滑石。桂林為邑。及程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泥。見風則乾。又謂之石。工人以石灰。圻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

石。犀。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謂之石。犀。壯。

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子。草。莽。沴。氣。鬱。勃。蒸。薰。之。所。為。也。其。中。人。如。癩。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為。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

草子即寒熱將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同病源但頭痛體不  
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夫出血謂之  
批草子實无加損病少服藥乃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柳汧日鈔

東武 劉胤 錫祚錄

朱子語類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中鬼氣火風如云鬼氣又說  
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  
疾暴

疾暴

鄭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有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  
模樣

或有言脩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脩却脩後世何也

常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意曰

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後脩

如

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腐僧立孝為善安在所謂  
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  
父母悌長上做好人便是善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此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  
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之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  
合子合得一團光來用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  
光令人撲之得一虫如蚊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  
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  
有團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裹頭巾則光中之佛  
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有在石號菩薩石者如  
火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有團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

圓所

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耳峨眉山  
看佛以五更初看

病

道諱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  
便安諱言渠曾坐得三四日便无事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  
有長老之類其名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害嗟龍蛇何智出入  
人鬼間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  
入其間不以為耻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

好又與一種小人亦官好

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不知烏喙之

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烏喙知此物之為毒則他日不  
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食之也  
先生說及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体多  
康健以為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骨運用  
血氣所以安也

才卿問秦漢以下无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无善治曰然本  
朝太宗真宗之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  
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這寫字作詩  
居賢之間笑在官而已

本朝全盛之時如唐虞之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箇天  
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且忍受不敢与較亦不  
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日所為如  
此安得天下不乱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荆公伊川皆之不以人  
代高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  
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无人不乘轎矣

庸医不識病只胡乱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于殺人  
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边走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  
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拯民後來弄壞者乃是誤致  
然曰不然正如医者治病乎心豈不欲活人而將砒霜  
与人喫也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拯其死悲我

考

取之眾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  
人豈可謂非其眾

元澤却即類也嘗有人能得鹿各一以遺介甫元澤時  
但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得元澤曰得也鹿  
之也若是得千後解經大抵類氏

涑水紀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張溫公書其字見范  
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年寫其本安得此為溫  
公也

荆

嘗記一事載於飲食傳天所嗜惟近者必為左右疑其  
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之必於遠則不食矣往之於  
食未嘗知味也予如食釣餌嘗時以為詐乎實月不

樂字

知一近也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郵飲食亦不知多  
寡要之即此放心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  
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

東坡言吾予子之所共食之字多誤作食字常見東坡  
手寫本皆作食字以年蘇季直刻東坡文集嘗見問  
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  
其中食其邑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  
民戶亦以此意也

東坡薦秦少游后為人所論三見識以此若作相也弄得  
成蔡京了本方叙如許東坡也薦他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  
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与夏畦相去其甚事

蔡條又有鉄圍山詩錄條与彼雖不同然其用志又有兼做  
只是製押條欲窺国柄

宣政間鄂州有數子弟好儀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都  
店中每士大夫過但以箭舒縮便是長短他時人目為猪  
箭以其狀似猪以箭握土以數子弟因戲以其号自標  
為甚猪箭大夫猪箭郎之属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  
今登高而望群山為波浪之狀便是冰泛如此只不知因其

地

麻射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間想得如潮水湧  
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霆電  
日星之屬

地有他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  
夜易曉夜亦甚暗蓋其當地絕處日影所其射人豎  
皆赤

問天地會境否曰不會境只是相將人无道極了便一

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  
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

之化生者甚多如風和

至極乱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原者

如

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如醒時却有精神

志是從之從乃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之

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

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

常實如式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位不上惟日

缺定如式

問怪星左旋緯星与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式說橫渠

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不曉

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式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小

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

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是然但如式則曆家逆字皆

善改做順字退字皆着進字又蓋天行甚健日行甚

健次天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

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三則天所進過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

遂与天會而成一歲月行遲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

數為順天而在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日進數難矣

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未理或有之

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處了他光耳如鑲鏡子中被

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曰以其光如月之魄中間

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而不透而有此黑影也

加

早日欲上欲上之際已先錄退了月星之光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  
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无露只是自下蒸而上人  
言極西高山上亦无雨雪

甥煉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sup>圓</sup>形能吸  
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无是理者未亦  
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上面結作成底  
也更有是蜥蜴做底某見十九伯說親見如<sup>如</sup>錄在十

九伯誠確人治必不妄又<sup>以</sup>王三哥之祖多議者云  
菴在玉臺山之極高寒盛夏携錦被去寺僧曰官人

帶<sup>被</sup>來少王甚怖之僧又為偈得三兩條<sup>之</sup>之中

夜之間寒甚擁錦被猶不暖蓋山頂蜥蜴含水吐之

為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見

人言昨夜書大作向此如身中所見又書望志中載劉

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僧道山多蜥蜴皆如牛辟

大小之解得皆食<sup>之</sup>日忽領无限蜥蜴入庵并之小

皆為飲其飲訖即吐為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

皆名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

者蜥蜴形狀亦如此是陰陽之氣是這氣相感應便

信得他的<sup>以</sup>正氣是陰陽之氣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

今雹之雨頭皆寒有後道疑得初而頂上而陰陽交

爭打汗如以碎子、電字、从而、包是、這氣包住、  
所為、電也、

即先出言、慚暢、造、電、程、言、電、有大者、彼豈、能、為、之、豫、章、  
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信、菴、一、日、慚、暢、不、來、以、手、磨、  
大石、作、人、以、手、撫、之、其、吃、菴、中、水、少、故、菴、外、皆、隄、  
為、電、明、日、山、下、果、有、電、以、則、是、問、子、上、所、載、姜、伯、劉、  
丈、致、中、十、人、甚、不、實、不、知、其、神、之、嘗、過、一、嶺、稍、晚、了、急、  
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无、止、慚、暢、在、林、中、  
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來、數、里、下、電、只、說、又、不、知、如、何、  
造、化、者、若、用、此、物、為、電、如、造、化、字、亦、是、  
電、也、

電亦非是電必委此物為之也

向星辰有影所是否曰无是品氣之精英凝聖者或

云如燈花電自孔

海那岸便与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盖是  
乾了有人見海也作旋渦及水下去遠海水先也那  
边只氣蓄得在海以未出岸溢者莊周所限  
沃焦土者也

後漢書

吹影編

垣赤道人著

黃隱齋先生至陶菴先生令子也古貌古心无忝前哲掌館于某家某以盥水者巨人軟嚼之无聲俗呼瞞婆豆出以佐味先生曰婆可瞞乎此豆有不孝之名不可食

更鼓之設所以警夜也從未有施之于晝者少司馬胡公高望視子江蘇盧士入場不知晷刻或躁急而以草率從事或以遲紙而以撒卷見遺迺設日更法日初出為一更漸而為三更日中為三更又漸而為四更至五更盡則昏里笑案時成篇士甚便之

雙漿而來  
庭鞠時頗露  
燥態

醒

多解戒手力  
折股進律軍  
日極

開陽花一名醉仙桃有大毒乾隆壬子邸抄安徽省有三客投  
宿店以開陽花雜豆腐中食之昏倒于地悉取其骨毒  
客于辟路客面而訟諸官不捕宿店主人寘之法念役入山  
中見以草其刈去之務絕根株又聞近人所著廣新  
博載一客以開陽花置酒中醉而傳之  
余山產第其味絕佳不持鱸膾尊羹足繫季子鷹鳥秋  
風思也近有野人以一爭進太守較常第大十倍太守  
回滿園爭其如是太守野人曰大者止產一莖以斤異  
也故敢獻之太守曰此則是有毒不可食即命于原  
產處掘地視之未及尺有丈蛇蟠焉蓋冬月竹根沁  
校之氣吹噓力聚至是重以春暖發生故成巨筍

宋人詩云州城外鴨銀匙傳為佳句朱竹垞翁湖樓  
歌云之鴨銀匙十派微鹽有吳客舟行過嘉興福水所  
謂鴨銀匙者不可得蓋其法于四月間鴨伏卵時取  
其殼者和以香料煮熟取混氏之氣非如近地以麩作餃  
子形也其弟目之曰吳鴨正宜以詩人韻語詢之亦人因  
宜天知之者  
火鴉之說多有目觀者乾隆庚戌三月晦翔鎮八字橋失火  
燬數十家予親見群鴉四散而飛于腹赤其翼黑實則  
棲巢之鳥也遇火不安于室群飛戾天火光燭其腹故赤翼  
則鼓動拊飛故里間有飛尾角者仍作黑无光矣  
亦足以破向時之惑

動物有胎卵濕化四種獸屬皆胎生而北地有種羊法氏僅  
得諸傳聞江南則有種鰐法梅雨時取紅莧和生  
齧搗爛罨地窖中久則爛之春動皆小鰐矣蓋鰐本化  
生之屬猶之腐草為螢木葉化蝶天足怪乎  
王家橋民曰雞生三卵皆无黃村人以為好形較是雞予  
適過于地謂之曰以名白團水妖也雞逐得免以予一時口  
給耳周武辛室中呼雞子為白團未嘗傳于无黃也  
偶以所姚妃田此田向卵何形予叩千故曰成丁百良志  
雞卵而方有白无黃

多園小亭仍舊多形多前一白

一池賦得漆新醲 似酒是醲

日暮風去再股秋醲忍更搗出醲

多園小亭仍舊多形多前一白

道覺情陳心何以大教也醲

搖曳學空雲英 恣意揮毫

志多存年仲夏月二方之記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title or section header,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right page.

Main body of faint,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vering most of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 vertical sequence of small, dark marks or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st or a specific notation, located in the lower-left quadrant of the right page.

